

“这位公子您
请自重！”

“本月自重
已用完，
小姐你就
休了我吧！”

金刀 娘子 别跑



阿葵
/ 著



史诗级言情大戏爆笑巨献！
武林萌主阿葵闭关三年终成王霸之作！

— 一次因武林秘籍而引发的江湖惨案，
— 一次因你追我赶而引发的抢亲暴走！

**热血女山贼
强“上”
腹黑萌君主**

悦读纪言情掌门寂月皎皎、民国风第一人灵希、
畅销作家 & 美女主持安以陌鼎力热荐！
带给您无比畅快的爆笑、热血、感动！

漓江出版社

金の 姉子 乃別跑

葵 / 著



漓江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宝刀妹子乃别跑 / 阿荧著. -- 桂林: 漓江出版社,

2012.12

ISBN 978-7-5407-6082-3

I. ①宝… II. ①阿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280038 号

宝刀妹子乃别跑

阿 荧 著

责任编辑 刘 鑫 杨 萍

特约编辑 莽 儿 月饼殿

封面设计 心研视觉 · M.Vision

出 版 人 郑纳新

出版发行 漓江出版社有限公司

社址邮编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22 号 541002

印 刷 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印刷厂址 湖南长沙黄花国际空港工业园 邮编: 410137

开 本 660 × 960 毫米 1/16

字 数 213 千字

印 张 15

版 次 2013 年 4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5407-6082-3

定 价 21.8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承印单位联系调换。

(电话: 4006820899)

·目 录



♡ 序 曲 / 1

♡ 第一章 郎骑毛驴来 / 5

♡ 第二章 惊起却徘徊 / 21

♡ 第三章 曲终人不见 / 42

♡ 第四章 金门次第开 / 62

♡ 第五章 躬自取勤苦 / 85

♡ 第六章 故塔锁新钗 / 107

♡ 第七章 桥开暗罗网 / 121

♡ 第八章 故老动地哀 / 13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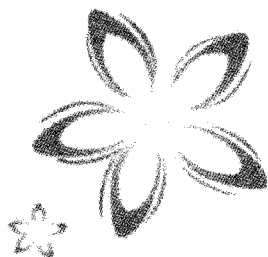


♡ 第九章 谁念兴功业 / 144

♡ 第十章 异纸惊泉台 / 157

♡ 第十一章 凤兮归白玉 / 174

♡ 第十二章 清神定尘埃 / 203



·序 曲

那两队人马在山崖下头厮杀时，小姑娘宝刀高高坐在上头晃着两腿，嚼着桂花糖。

栖城在她的左边，安城在她的右边，太阳光从她头顶暖洋洋地洒下来，她有点犯晕。

崖下溅起红光。爹爹从前跟她说过，不用怕。她不小心割到手流出来的红色液体，叫血，流多了会死，千万得包扎好。至于爹爹跟人打架流出来的红色液体，叫勇士勋章，没事的，不怕不怕。

爹爹是白龙寨大当家的，名字那个霸气，叫白顶天。身为他的女儿，白宝刀与有荣焉。

为了多给宝刀买些好吃的糖、好看的衣服，爹爹经常在山下跟过路客人切磋，送别人一些勇士勋章。为了表达感谢，别人会把随身货物当做礼物留下来送给爹爹。爹爹有了礼物，就等于宝刀有了礼物。宝刀小日子过得那个滋润！

今天，爹爹跟别人切磋的时间，好像比以往要长哦！过路客人中忽然飞出来一个蒙着头的人，身形像一缕青烟，手里有张薄薄的、白白的东西，对爹一挥，所有人都安静了，站在那里，也不说话，不晓得要站多久。宝刀好无聊，看见一只小松鼠从身边跑过，就起身追去，越追越远，直到摔了一跤，撅着嘴爬起来，她才发现自己跑到了没有路的山坳里。周围好安静，只有鸟儿





在不远处咂嘴。风吹来，并没有带来刀剑声。切磋结束了吗？一种巨大的不安攫住宝刀的心，她要哭出来了。

枝叶掀动，是什么大动物来了？宝刀慌得打算夺路而逃，看清来的是谁，就安心了：“爹爹！”

爹爹脸色好像比往常白了点，步子也比往常慢，看见宝刀，他的神色有点怪，但还是笑了：“乖囡，过来。”

他的语气很轻柔，几乎不像他。一边说着，一边就靠着大树慢慢坐了下去。宝刀总觉得哪里不对劲，磨磨蹭蹭走到爹身边，问：“干吗？”

“乖囡，爹要练一种神功。待会儿，爹会闭上眼睛，身体也会变冷。你不要动爹，不然爹会生气。爹这种神功可能会练很久，你不要害怕。白龙寨的大小姐，不会整天吵着要爹陪的，就算一个人也能好好活下去的，是不是？”

“哦……”宝刀抓头道，“那你慢慢练，我先去玩儿了。”

“别！”爹很着急地抬起手，却没力气抬高，“听爹说，我们做个游戏好不好？你回寨子去，如果看到那里特别吵闹、有人切磋之类的，你就不要进去了，谁也别惊动，能跑多远跑多远。如果没什么事，你叫叔叔伯伯们来找爹，嗯？”

“哦！”宝刀莫名其妙地应着。

“至于现在……你再陪爹一会儿……就一会儿……”爹的声音越来越微弱。

老爹总是古里古怪的！宝刀很好脾气地蹲在旁边等了一会儿，他的眼睛慢慢阖上。宝刀以为他开始练功了，他忽又耳语般说：“宝刀，无论如何，不要杀人。”

“哦。”纯为卖老爹一个面子，宝刀点点头。

“不是说杀人不好。只是，杀人的话，你可能会失去你爱的人……”爹的声音再一次变低、消失。宝刀又待了好一会儿，他再也没说话。宝刀碰了碰他的手，它已经冷了。

他脖子上扎着一块黑布，濡湿了，湿痕还在越扩越大。宝刀注意到布没扎紧，边缘露出一条很细很细的红线。这线紧贴在爹皮肤上，似乎正在渗水



呢！宝刀伸手想碰，犹豫了一下，两手抄在袋子里，蹦蹦跳跳走了。

爹都说了不准动，没必要当面惹爹生气嘛！再说，等爹神功练完，有什么不懂的还可以问啊。

她跑开之后一刻钟，和煦的阳光里，一只乌鸦跳到白顶天肩上。白顶天身子晃了一下，栽倒了。脖子上那道细缝裂开，乌鸦吓得“哑”了一声，振翅飞走。

“勇士勋章”，从那道裂缝中涌出来，涌得不多。人死之后，血液凝固得很快。

树下的土壤，只濡湿了一小块。

宝刀跑到白龙寨附近，听到里面打打闹闹的，不过白龙寨一直以来也都蛮吵的哦……她细细的白牙咬了咬下唇：嗯，决定了，果然还是比一直以来更吵一点吧！这样就符合老爹说的“特别吵闹”的标准，她就可以跑得远远的去玩了。宝刀咧开嘴笑。她早就想到外面看看了呢！

两个女人拎着包袱、袋子，鬼鬼祟祟地从寨子里跑出来，不住回头看，猛见宝刀站在面前，吓一大跳：“啊哟！”

宝刀认出是二娘，还有二娘的丫头蚩儿，正想问她们去哪儿呢，二娘先叫起来：“小祖宗！你打哪儿来？听说那边出了事，里面正……你爹呢？”

“我爹练神功，不让我打扰。”宝刀老实道，“他叫我回来看看。”

二娘眼珠子一转，推宝刀转身：“寨里忙着。你先去其他地方逛逛，不然看他们拉你读书去！”

宝刀顶顶怕念书认字，忙乖乖转身，一边又不甘心：“我还没带够桂花糖……”

二娘掏出个银元宝拍到她手里：“拿着。听二娘的！要多少下山买去，暂时别回来了。二娘和你爹会来找你的！”

宝刀没花过银子，就见过爹爹一箱箱地把它往寨子里抬，知道这东西能换不少糖。她欢天喜地谢了二娘，撒腿跑开。蚩儿抹了把汗：“夫人，大王练什么功呀？”





“谁知道？那老头总是神神叨叨的。咱们跑了再说！”二娘斩截道。她早有跑的心了。今儿小喽啰忽来报，大寨主阵前失风，目前生死未卜。寨中大小头目有说要报仇的，有说要分家的，有说要做好准备以防敌人来连锅端老巢的，有说先找到大寨主再说的，吵个不亦乐乎。她可不管这么多，跑了再说。谁知碰上宝刀这位小姑娘回寨，要是进寨里一说见着她背着大包小包走人，她是长了多少条腿够那些浑人追赶的？快把宝刀骗走，这才太平呢！宝刀这小笨丫什么时候才会发觉上当受骗她可不管。

茧儿点头，又觉得可惜：“那么大一只元宝……”“那是假的！”二娘叉腰大笑。

于是，人生十二岁的秋天，宝刀揣着个假元宝，离开了她生于斯、长于斯的白龙寨。



第一章 郎骑毛驴来

一匹黑毛白蹄的俊俏小毛驴儿顺着安城官道“的的笃笃”走来。

这片大地十二城，并无统一的君王，每城各由其城主统治，城下有邑、邑下有乡。安城共有八大邑，这条官道乃是从张邑通向桑邑的。张邑已然处在安城的西南，到桑邑，便是安城最南边了。若到了桑邑还要往前，便出了安城范围，经过一片“三不管”地带，往西南是栖城，往南是适城、知城。

那片三不管地带，听说山贼横行呢！小毛驴儿的主人搔了搔头，看了看逐渐西斜的太阳，怪犯难的，自言自语道：“是在桑邑雇个镖师继续走，还是别出城算了？”

这孤身赶路的驴主人，只是个少年，穿着一身半旧的青棉布袍子，身体略有些瘦弱，皮肤白皙、眉毛细长、神色里总带着些温和腼腆，几乎像个女孩子。难得小小年纪，就懂得爱惜畜力，牵着毛驴儿一路行来，并没有跨坐在驴鞍上。小毛驴听了他的喃喃声，晃了晃耳朵壳子，斜眼瞄了瞄他，似是对主人的优柔寡断很看不上，喷了个响鼻，自作主张抬蹄向前。

它的缰绳套在少年手腕上，少年被它带得一个趔趄，忙小跑追上：“等等！等等！喂，慢点行不行？你生来有四条腿，我可只有两条哎——”

一团东西猛然跳到路当中，截住了他们的去路。少年失声惊叫，很怕驴儿惊着，幸而它瞪了一眼“那东西”，倒没发作，很合作地停下脚步。

少年眯起眼，看清了前面挡路的，原来是个小姑娘，腿短，披着一件破





衣服——那衣服的颜色只能勉强称为“灰黑”，虽然它原来可能应该是纯白的——风一吹，衣服鼓起来，可不像个团子？

她长得也像团子：圆圆脸儿，嫩皮肤被太阳晒得红彤彤的，正似刚出笼的包子一样冒着蒸气，葡萄大眼黑得晶莹剔透，再配上粉嘟嘟撅起来的小嘴，简直在请人咬她一口。

少年松口气，暗忖：不是山大王剪径就好。

他哪知道，这不是山大王，而是山大王的女儿宝刀。

宝刀一路到这里，先是跑，后来变成走，后来变成晃，再后来就变成蹭了。两腿实在酸痛得不得了，四顾茫茫，也不知自己到了哪里，远远望见一位行人，大喜跳出来求助。

身为白龙寨大小姐，求助也得有气势。刚才在刺蓬堆里钻时，已经把外衣扯破了，她索性脱它下来，像披风一样系在肩头，料想造型一定是威风凛凛、所向披靡的。她得意地站在那里，准备接受观众的恭维。

她站着等，少年也站着等她开口。两人对站。片刻——

少年一揖到地：“姑娘，借过。”

宝刀心中暗恼，想这人真不懂事，当下也不再客套，怀中掏出一物，举着问：“附近什么地方好玩？”

少年猛见小姑娘掏出个明晃晃大元宝，高举着像要向他砸过来似的，吓得脖子一缩，不觉结巴了：“我、我是去桑邑……应该不好玩吧……”

宝刀沉吟了一下，觉得先找个地方吃饭休整也好，便走近毛驴儿，把元宝往少年手里一塞。

少年猝不及防被她塞个大元宝，入手一掂，却掂出分量轻飘飘不对，明显是假的。而宝刀这么骄傲这么自信地仰头对他下令：“我不认路，带我去！这个用来买你。”——她完全不知道“雇你帮忙”和“买你这个人”之间，是有什么区别。

少年气得倒笑了：“姑娘，我很便宜的。你这个太多了，我找不出。”便想把假元宝还她。

宝刀不懂得金钱价值。她向来脾气爽快，给了就给了，见少年叽叽歪



歪，大怒道：“多了你就留着呗！啰唆。”伸手去抓驴绳，想爬上去坐着，歇歇腿。

少年大惊拦她：“这驴犟，我都不敢骑。你小心被它踢着！”

原来这小毛驴脾气之坏，天下少有。少年勉强把行李箱挂在它背上，已到它忍耐极限，再要跨坐上去，它是宁死不从的。少年一路只有陪它走过来。

宝刀爬驴背，小毛驴不干了。它原来念在宝刀长得团圆可爱，被她挡路也没有赏她一蹄。如今宝刀竟变本加厉要骑它，是可忍孰不可忍！它梗着脖子就发起威来。

宝刀在寨子里时，想骑什么就骑什么，略有阻碍，老爹虎目一瞪，神威凛凛，铁腕到处，六畜莫有不从。宝刀给宠得麻痹大意了，一下子纵身上去，毛驴又蹦又狂转，她驾驭不住，绳子都丢了，双臂抱住驴脖子，一蹦一蹦顺着官道跑出去，少年在后头大叫狂追。路那边又有一堆人过来。两下不提防，撞着了。宝刀从驴背上摔下来，还好是屁股着地，没伤着骨头，也疼得龇牙咧嘴，好一会儿站不起来。毛驴“唉儿”一声跑走了。少年哀叫：“我的行李箱！”那堆被冲得七荤八素的人中，有一把小嗓子也号了一声：“给我拦下！什么人，敢伤了桑邑最大纸商府里的小少爷我！”

那一伙人青衣小黑褂，收拾利索，都是家丁打扮，当中一位，同宝刀不相上下的年纪，金光灿灿小锦袍子，这时节就往领口缀上了狐毛，脸倒不大，肥滚滚似猪油团出来的，真无愧他“桑邑最大纸商少爷”的头衔。

宝刀小胸脯一挺，当时就想顶回去：“我还是白龙寨小姐呢！”想想，算了。低调！爹说过，做人要低调，如果进城玩儿，咱们不提白龙寨的名头，免得吓到人家不好。

宝刀从善如流。

她客气，小少爷不跟她客气，指挥着家丁们，要把他们抓起来，教训教训。

宝刀还在为“要不要抬出爹的名头”与人交战纠结不已。少年比她机灵，攥住她手腕，“刺溜”一猫腰钻出去，撒丫子就跑。



天下的道路就像水脉一样，小支流汇成大河，大河流入湖海。桑邑好比那个湖：少年往它走时，道路越走越集中，千岔路万岔路，总汇入桑邑；如今他们背着它逃跑，道路越跑越分散，千岔路万岔路，宽宽窄窄往四面八方散出去，利于逃跑者，不利于追逐者。少年还嫌宝刀腿短跑得慢，把她扛上了肩，边跑边气喘吁吁抱怨：“姑娘，你真重！”宝刀听得眼里冒火。她爹整天埋怨的是“小丫头片子，你什么时候能长得跟爹一样健壮啊？瞧一阵风都能吹跑你”。而这少年呢？嫌她太重！一个人爱你与不爱你，相差就有这么多。

话说回来，别看少年样子瘦弱，扛起宝刀来，跑得还挺快，那些家丁追到一个岔路看不见人，就得分头往两个方向追下去，这么分啊分的，人越少。更何况一大群人里，脚力是有参差的，跑得快的在前头，跑得慢的就落了下去，最后落出那么大的距离，你尽可以回身两拳揍倒跑在最前面的那个，后面的人还没赶到呢！宝刀想：“着啊！我群殴一群人固然殴不过，一两个人，还是能给他们些苦头吃的。”

她有柄小弹弓，老枣木柄、水牛筋，弹丸用河里淘的胶泥捏成，晒硬了，还烧过，一颗颗紫红紫红的，铁硬，打在砖墙上能崩裂了砖！她弓法也不错，这些年里打下过不少麻雀乌鸦，厨房里要些盐巴来，和着泥包了烤熟，喷喷香——有这本事，对付一两个家丁，问题不大。

也巧了，虽然家丁们分了又分，追上他们这条正路的，正是小少爷本人，急着亲自教训宝刀他们，叫个脚程最快的家丁像少年驮宝刀一样驮着他，后头只左右护卫了俩家丁，追得那叫个天堂有路他不走，地狱无门闯进来！宝刀目光犀利，骑在少年肩头上，透过树叶间隙在颠簸中看准了，叫声好，拍拍少年的肩，喊声“先停一停”，掏弹弓在手，“啪”打出去。

咦，奇怪，她发出去一枚弹丸，为什么倒下两个人？

原来适才有个戴帷帽的黑衣行人与宝刀、少年逆向而行，擦肩而过。宝刀发射弹丸时，他正好走到小少爷那儿。宝刀弹丸飞出时，小少爷身边俩家丁“啊哟”一声，一个本能地缩头躲避，另一个护在小少爷面前。护就护呗，还顺便伸手向那行人一推！

那黑衣行人个子还没少年高，不知是个孩子，还是个侏儒，见家丁鲁莽



伸手,安静道:“你找死。”

一字字是冰珠子。

他肩膀一沉,袖子一挥,看来没使多大的力,效果却是惊人的:宝刀刚刚那一粒弹丸,被家丁们一躲就躲过了,落进草丛里,“噗”的发出一声闷响;而黑衣行人这一挥袖,俩家丁和小少爷鬼哭狼嚎,像被鞭子抽打着似的,又是跳脚又是转圈,不知怎么一来就全都仰面跌倒了!宝刀心里嘀咕:这是什么把戏呢?要是学成了,倒挺好玩的。少年看得出轻重,忘情地叫了声:“好!”黑衣行人却瞄都不瞄他一眼。

“你敢欺负我?”小少爷尖叫,“我爹是桑邑最大纸商!”

黑衣行人淡淡道:“那又如何?”

整个安城最负盛名的不是纸,而是桑蚕丝帛、茶米鱼虾。桑邑在安城不算大邑,纵然独霸此处纸业,又能如何?

“我,我叔叔在京邑做大官!替王家守着王陵!”小少爷搬出更硬靠山。

“原来是个看墓的。”黑衣行人明显不屑。

“三品,三品哦!”小少爷用鞋跟跺地。

“那就是正经官员了。”黑衣行人语气一肃,“既然如此,我就不得不给你一个教训了。”

他捏住小少爷的耳朵,袖中薄薄兵刃寒光似冰,一现即收。小少爷愣在那里,还没觉过疼,耳上的血滴滴答答落在肩上,扭头一看,哭叫起来:“耳朵,我的耳朵!”他以为黑衣行人割掉了他的耳朵。

黑衣行人只是在他左耳上割了一道深口子而已,既割完了,把帷帽一掀:“教训你的是我,记住了!”

帽帘下露出的,是个双鬟女孩的清丽容颜,皮肤晶莹如雪,双眉碧青,睫毛黑而长,瞳仁深邃似含了一抹中宵夜色。连小少爷一时都停止了哭叫,只能呆呆凝视她。

她又将帷帽戴上,转过身,继续赶路,步伐既没有加快,也没有减慢。一个人都不敢追她。她周身上下蕴藏的气势,把所有人都镇住了。

直到她消失在道路的那端,俩家丁才醒过神来,忙着替小少爷包扎。小





少爷血淋淋伸手指着宝刀二人：“把他们扭了见官！”

“——嘎？”贪看好戏站到现在的宝刀和少年茫然对视。又关他们什么事？

“明显是他们串通强盗，伤害本少爷的耳朵！”小少爷脑子很好使，“拿下！”

宝刀和少年，到底被拿下了，送到衙门后，官老爷也很为难。

小少爷耳朵被豁开见骨，往轻了算“伤人出血”，杖六十；往重了勉强可算个“耳鼻损毁”，徒一年。问题在于宝刀和少年又不是正犯，说串通合谋呢，无有人证物证。真要徒的话，宝刀年未十五，照律法“恤刑”原则，还可听赎。

重判他们，难！要轻轻发落了呢，也难。小少爷慕飞是慕家本代单传，慕大老板慕华在本邑还是很有些地位的，给官府也使了不少钱。冒犯了慕飞小少爷的狂徒，能就这么放了吗？

不愧是久混官场的人，桑邑邑守眉头一皱，有了主意。

正经判刑，得有案卷，得上报。可案情未查明时，押进牢里关着总行吧？关个几年，过上几十几百堂也结不了案的，什么稀奇！牢里有牢头，有牢霸，有跳蚤，有老鼠，关在里头活活被折腾死的犯人，多得不得了。死了报个“痰死”，草席一卷往外一丢，完了。没人管！这不比较尽脑汁正经判他们的强。

堂上确实没证据证明疑犯串通强盗伤人，可也没证据证明他们清白啊！这不正合了“案情未明，尚等详查”的情由。邑守翘起胡子滋了口茶水：“押下去，关起来！人犯有武力行凶的嫌疑，用重枷！”

宝刀变色。

她听过爹在寨子里嘱咐：哪位兄弟若是陷于绝境逃不了，宜自行了断，好过被抓进牢里折腾。

能好好活着的话，谁肯自尽？可见牢里一定是个极可怕的地方了！宝刀知道到了紧急关头，大叫：“谁敢动我？我是白龙寨大小姐！”

堂上立刻沉默，沉默得像死。



片刻，一个衙役拱手向邑守道：“禀老爷，我们接到线报后，确实去看过了。那里半日之间，成了一片空寨，没有任何人留下来。”

邑守抹了抹额上的油汗，转向宝刀：“兀那小姑娘，你说你是贼寨之女，空寨之事便作何解？”

宝刀格愣也没打：“不可能！”

她生活了十二年的寨子啊，说空就空了？对宝刀来说，这是想也不用想，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。

邑守视线瞟过来瞟过去，飘忽不定。

梗在家门口十八年的强盗啊！说空就空了，连个屁也没留，他该怎么想？

倘若你家门口有位恶邻，跟你掐架了四千多个朝朝暮暮，每当你拎点福利回家都会被拦路劫一刀，害得你不得不跳窗子进出。你给他下泻药的心都有。忽然有一天，他家“嘎巴”空了，你怎么想？

“别是陷阱吧！”油然浮现出这念头对不对？

邑守正是这么猜疑的，瞅着宝刀拿不定主意。

“大人，这小妹妹年幼无知，信口胡说的！”少年挺身道。

他虽然不知白龙寨出了什么事，但也知道它是有名的匪寨，更知道宝刀要是这时候认了匪女的身份，比慕飞小少爷指控他们割耳朵还糟。

宝刀张了张嘴，想分辩说自己没胡说，看了看锃亮的公案、幽幽的青砖、粗大的水火棍，还有少年的脸色，嘴巴一扁，“哇”地哭出来。她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哭的是什么。

邑守犹豫了半晌，挥挥手，还是叫人把他们先押下去了。

白龙寨名气大，宝刀他们还是占便宜的。狱卒们摸不清他们是什么来头，就不敢得罪他们，虽然慕家使了钱，但再多钱也不值得冒犯土匪，不然，夜里收了钱，清晨就被人堵在窝里戳死了，钱赚得再多算谁的？狱卒连重枷都没敢给宝刀他们枷上。

少年宽了心，但也知道想让狱卒们再行方便，还得再给他们见点甜头。



他的行李卷儿都给骡驴子带走了，怎么办？宝刀的假元宝在兜里，总不见得拿出去现丑。他叹了口气，怀里掏出一块玉佩。

“哟！”狱卒们都是贪腐的老手了，见这块白玉质地纯净细腻、色如羊脂，棱角雕工圆滑自然、落落大方，还隐隐透着爽洁的薰香气息，知道档次不低，不是有钱就能买到，更坚信他不是普通人，“少爷，别逗小的们了！这东西，哪敢收！”

少年摸摸鼻子：“算了，不就块石头吗？”

这“石头”的来历可不小，但他生性豁达，给了也就给了，绝不再吝惜。狱卒们再推托就太假，笑嘻嘻收下来：“行，咱先替少爷收着。少爷什么时候再要，来问小的们。”

日后？日后再问他们，他们怕不得狠狠敲顿竹杠才吐出东西来的！少年笑笑，向他们要单人狱室，还希望跟宝刀挨着。狱卒们全应下来。

男监舍跟女监舍是严格分开的，但条件所限，有几间监舍分享同一堵墙。某些夫妻呀、父女呀、兄弟姐妹呀什么的一起被关进来了，就想要进这种监舍，好隔着墙儿说话。狱卒们见多了，不以为怪，就把少年与宝刀如此安置。

宝刀进了监牢，只觉得石头地板也冷，铺盖稻草也冷，砖墙也冷，抽抽搭搭哭个不停。少年听见了，头痛得皱起眉：“你又哭什么？”

宝刀拍墙：“我要回家！”

少年“嘘”一声：“真是娇小姐。我还不想回呢！喂，我姓——朱，字兼思。你姓甚名谁？”

宝刀抽搭着：“白宝刀。”共患难至今，总算通了名姓。邑守忙着跟智囊们商议此事如何处置是好，一时顾不上提审他们。兼思猜测这种匪寨大案，拖也拖不了多久，要逃，只有今夜是最佳时机。他凝神静气积蓄力量。

“朱兼思，我很怕。”宝刀抱着肩忍了又忍，还是忍不住。她不怕黑，甚至不怕小虫子小动物什么的，但待在又冷又臭又陌生的地方，不知道别人要对她做什么，她还是害怕。

“没事，我贿赂过他们了。他们暂时不会为难你。”兼思安慰。



“用我给你那锭元宝吗？”宝刀扬头想了想，“好可惜。”

“什么？”兼思完全跟不上她的思维。

“我不喜欢他们，所以不想给他们。”宝刀撅嘴，照实说。

兼思自认是个任性的，如今比宝刀自愧不如，只能耸耸肩不再理她，待得夜深，外头守卫们巡逻的脚步声停止了。他大喜付道：“本来要等到凌晨呢！这些人如此大意。”便举手悄没声息往外墙上摸去，想用暗劲将墙砖按碎，不料劲气泥牛入海，墙砖动也不动。他大惊，弯腰细看，原来就为了防好手们越狱，那墙是用最坚硬的大青石，严丝合缝砌起来的，凭他这点微末道行，怎能对付得了。

“嗯，你想出去吗？那面墙通女监，可不通外面。”背后忽有人说话。兼思一惊非小，跳起来横臂当胸，只见光线幽暗，一个戴着帷帽的黑衣人立在那儿，看身形，听声音，正是白日那黑衣女孩。兼思只觉帽帘后头，她一双眸子明星荧荧凝注在他身上，平白无故害起臊来，说话都不利索了：“我，在下，正是想把朋友也救出来……”

“救？”宝刀耳朵尖，贴在墙上小声问，“朱兼思，有人劫狱吗？”

黑衣女孩轻轻一笑，扳开铁栅栏，步入兼思监舍，举手在青石壁上按下一个面盆般大洞，做得从容至极，仿佛对付枯枝、豆腐般，再容易不过了。那青石“簌簌”碎裂落下，受她掌力控制，竟没发出什么声音，轻绵如面粉般落了地。黑衣女孩伸手进洞里，向宝刀一招。宝刀但见她一只手白得晶莹无瑕，呆了呆，才又惊又喜握上去。黑衣女孩一手将她拉过来，另一只手牵了兼思，施施然往外走。狱卒们趴在桌上，不知被动了什么手脚，都昏睡如死猪一样。兼思心中一动，想那块玉还在他们怀里吧？拿回来也好！脚步便往那边一挪。黑衣女孩问：“做什么？”语气隐含责怪。兼思心道：“脱身要紧，何必横生枝节。”便摇头道：“没有什么。”黑衣女孩不再说话，牵着他们出去，问：“你们有去处吗？”

宝刀应声道：“回家去！姐姐你来做客吧，我要爹好好招待你！”女孩“嗯”了一声，也不问她家住哪里，放开他们的手，道：“有什么难处，就回桑邑来。我算过了，你们还有一劫，要在这里才能消解呢！”话虽暖，目光却是

